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0



文庫11

D256

10

010190561181

48-11073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

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

而舜子商均為封國索隱曰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夏后之時或失

或續索隱曰按夏代猶封虞思虞遂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

索隱曰按左傳虞遏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杜注遏父舜之後陶正官名是生滿者也得媯滿封之於陳索隱曰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

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立申

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當周厲

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一年周厲王奔于彘

二十四年刊

東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

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正義曰燮先諱

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

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

子佗正義曰佗何反十年文公卒長子相公鮑立相公二十三年

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

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相公鮑卒正義曰陳亂故

再是其日正義曰相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

及相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

魯人殺陳佗立相公子躍為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佗立未踰年

故無謚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

佗與五父俱為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佗為厲公

遂以躍為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佗為厲公五父為

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為相公弟又誤也是為厲公

相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

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

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是為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此其代陳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正義曰六四變內卦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正義曰內卦為身外卦為子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

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

為女女乘羊故為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姓之先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堯四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殺陳湣公齊簡公周敬

王三十九年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

七年厲公所殺相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

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傳曰孟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相公子也利公立

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

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疆十七年周惠王

取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

乃殺其太子禦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

奔齊齊相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賈逵曰羈

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相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周禮云

冬官為考工主器械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

和鳴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有媯之後將

育于姜杜預曰媯陳姓也姜齊姓也五世其昌并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

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

出東道東道惡相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

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

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

卒于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

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

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

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正義曰列

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衷其衣以戲於

朝左傳曰衷其衣服穀梁傳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

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

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

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徵舒

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麇門射殺靈公左傳曰公孔

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九年

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

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

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莊王問其故對曰鄙

語有之壹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

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

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

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

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

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索隱曰謂申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

九年陳倍楚盟二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

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

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

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索隱曰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

偃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為二人亦恐此非二嬖妾長妾生

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

病二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

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為陳君四

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司徒招又一名

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

一月滅陳使弃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

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

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

自篡至于瞽瞍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眾曰幕舜之先也舜重之以

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索隱曰重音持用反杜預以謂舜有

明德乃至遂有國義亦然也且文云自篡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

德是言舜有明德為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遂

封遂於陳以為舜後是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

公崩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自世祀虞

之世末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殺

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

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吳

公卒時年而為元空藉五歲矣索隱曰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陳滅之後為元年故今空經年藉

五歲矣一云藉借也為借失國之後在為五年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

伐陳取胡沈而去索隱曰系本云胡歸姓沈姬姓沈國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二十八年吳

王闔閭與子胥敗楚人郢是年惠公卒子讓公柳立懷

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

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

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

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公索隱曰按左傳濬公名是史官記不同也濬公

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二年吳

復來伐陳請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

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索隱曰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濬公之六年上

文說是比十三年孔子仍在陳兄經八年何其久也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

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

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

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

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

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

二十四年刊

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
後為東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
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
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巨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
之邑又州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
公如魯傳曰淳于公如魯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
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
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

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
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

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謀
索隱曰娶于史反謀

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

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

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索隱曰系本譙周並作惠公又云惠
公生成公及相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相公姑容

德公十八年卒弟相公姑容立徐廣曰
世本曰

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相公世本曰
成公立十八年相公立十七年

相公十七年卒子孝公旬立索
隱

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

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二名鬱來
蓋鬱郁釐來聲相近遂不同也平公十八年卒子

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

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濬公維立濬

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濬公弟闕路弑濬公伐

立是為哀公索隱曰勝音遏哀公殺光濬
公而立謚哀譙周二云謚懿也哀公立十年卒濬公

子款立徐廣曰款
一作款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

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

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
 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
 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
 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
 紀言皐陶之後或封英六索隱曰本或作蓼六皆通然蓼六皆
 谷繇後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
 文五年傳云楚人滅六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杜
 預云蓼與六皆谷繇後地理志云六安故國皇陶後偃姓為楚所滅又
 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皇陶
 後國名是有英蓼英蓼實未能詳或者英改號蓼楚穆王滅之無
 謂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
 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
 本紀言索隱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蓋則為一人今言十一人敘伯
 翳而又別言垂蓋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

有彭祖彭祖亦增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
 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草木鳥獸文
 同則為一人必矣
 今未詳其所以

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

王索隱曰舜禹身為帝王其稷
 契及翳則後代皆為帝王也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

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索隱曰滕不知本封蓋軒轅氏
 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

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
 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
 後邾國今魯國驪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
 叙列也又許文叔太岳之胤一邾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
 宜全沒其事亦可叙
 其本未補許邾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尚十餘人及幽厲之後

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索隱曰系本且
 黃二國並

又地理志江國
 在汝南安陽縣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
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
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祀微甚不足
數也楚惠王滅祀其後越王勾踐興

索隱述贊曰

盛德之祀

必及百世

舜禹餘烈

陳杞是繼

媯滿受封

東樓纂世

闕路篡逆

夏姬淫嬖

二國衰微

或淪或替

前并後虜

皆亡楚惠

勾踐勃興

田和吞噬

蟬聯血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乙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

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

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

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

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

祀勿絕為武庚未集

索隱曰集和也

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

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

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

父作亂欲攻成周

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管洛邑魯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

魯居洛邑

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

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

索隱曰宋忠周公曰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

服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

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

之亂自此始為梓材正義曰若梓人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

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

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

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精棧旒旌大赤也通帛為旂析羽為旌大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

大赤也通帛為旂析羽為旌大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

大赤也通帛為旂析羽為旌大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

大赤也通帛為旂析羽為旌大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

大赤也通帛為旂析羽為旌大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

卒子應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樓應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

子貞伯立索隱曰系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

夷王命衛為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

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

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恒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

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二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

周宣王立四十一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

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意遺又衛人

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恭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諫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儆至於沒身謂之康聖又詩著衛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武公即位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大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

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

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曰女弟戴嬀也子完為州吁所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完母死莊公令夫人

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索隱曰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也詩碩人篇閔之是也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

莊公賈逵曰石碯衛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相公相公二年弟州吁驕

相公繼之州吁出奔十二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相

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相公衛人皆不愛

石碯乃因相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版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曹遂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離狐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濮地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沛當言陳留水也

而迎相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也

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

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
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
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
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
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
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
齊而令盜盜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侯公使太子伋之齊與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曰莘衛地
太子白旄山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
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大

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母行太子白
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
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
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
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
之讒殺則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
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
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

凡十二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

周周惠王奔温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

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亦立懿公即位好鶴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

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

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

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

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頹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

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

齊武縣有楚丘亭立戴公弟熒為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

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是為文公文公

用衛侯更其名曰熒然後受之以亂故齊齊人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于壽

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二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

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

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熒為文公文公初

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身自勞與

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

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

齊桓公二十四年刊

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晉更從南河度

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彼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

大夫元咺攻成公出犇索隱曰奔楚○正義曰咺况遠反晉文公重耳

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

遂出犇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一歲如周求入與晉文

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今薄得不死

索隱曰按私謂賂之也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

君瑕出犇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七年

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

十六年齊邠歆弑其君懿公索隱曰邠歆與左氏同而齊不為邠歆者蓋邠歆掌御成事

邠或邠音丙歆亦作鄂三十五年成公卒前志曰成公從濮陽宋志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

穆立正義曰穆音速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

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

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獻

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

管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管曹二百十八年獻公戒

孫文子寧惠子食皆往日野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寧惠子寧殖也敷成二子欲

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野晏也而去射鴻於圃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圃公不釋

射服左傳曰不一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邕也○索隱曰左傳作處此亦音威

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廟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奉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璧豆天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

公之嘗咎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

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

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

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疾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

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

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

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

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

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

子使過衛見遽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

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

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

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

曰我康叔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

成子服虔曰衛卿孔丞鉅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

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

子弃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

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

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

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邀太子家臣。正義曰戲音義戲陽後悔

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火故反太子欲殺

我靈公怒太子蒯瞶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

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曰僕御也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

靈公怒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

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汙辱社稷夏靈公卒夫

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瞶

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

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瞶衛聞之發兵擊蒯

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

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

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

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孔圍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

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

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

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二與之

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圍

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

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

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惺毋杖戈而

先服虔曰先至孔惺所太子與五人介輿猥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輿伯

姬劫惺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樂寧將飲

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

行爵食炙服虔曰樂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

輒奔魯服虔曰召護奉衛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賈逵曰子羔衛大夫

也將也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

莫踐其難難多曰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為季路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

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惺之祿欲救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

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公

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

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

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

下石乞孟厲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王義曰燔音煩舍音捨厲音滅乙反以戈擊

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正義曰纓冠也

也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惺竟

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有出公父也居外怨

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

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

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

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

莊公上城見戎州

索隱曰左傳云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齊陽

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

索隱曰左傳莊公本

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晉師遠葬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夫人髡又欲剪戎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踰北牆析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已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齊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略也衛人立公子

斑師為衛君

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

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

衛君

服虔曰起靈公子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

索隱曰左傳作

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

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

初出公立十一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

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

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一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

凡經二十一五年

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

公五年卒

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度

子敬公弗立

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

九年卒子昭公糾立

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橈公舟非也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

侯屬之

正義曰屬趙也

昭公六年公子亶

正義曰

弒之代立是為

懷公懷公十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

父公子適

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處處悼公也

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

卒子聲公訓立

索隱曰訓亦作訓同休

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

適立

索隱曰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適不可成侯更各則系本是也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

秦

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入被年未成

十六年衛更

萬曆二十四年

行庚又世家七

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

嗣君立索隱曰樂省據紀年以嗣君即老襄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二十一年朝魏魏囚殺

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婚故魏立之

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

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

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

索隱曰年表與前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

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申之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

司寇受封

梓材有作

成錫厥器

夷加其爵

暨武能修

從文始約

詩美歸燕

傳矜石碣

皮冠射鴻

乘軒使鶴

宣縱淫嬖

豐生伋朔

蒯聵得罪

出公行惡

衛祚日衰

失於君角

順治戊戌年十二月十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

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

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滅阮

徐廣曰阮音者即黎也鄒誕去本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

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

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

我

祖遂陳於上

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世也

紂沈湎於酒婦人

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世也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究於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究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

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小

民乃並與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

徐廣曰一

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

殷遂喪越至于

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

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征

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

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

吾家保于喪

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

卿大夫稱家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無意告我也

予顛隳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井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語助也

太子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

殷國

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也曰王子天生紂為亂臣也紂志在必死

乃母畏畏不

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蓋下不畏賢人違戾者老之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祇又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穰穰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亡箕子者紂親戚也

馬融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紂始為象箸

索隱曰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

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尊有犧象箸壹泰山著尊者著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

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

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

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

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

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雷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

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

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

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周武王

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而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

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

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功合其居

使有常生之責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

子對曰在昔絲棼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棼棼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

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駟按鄭玄曰帝天也

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

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

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

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

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

國曰言其自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

然之常性也土曰稼穡毛肅曰種之曰稼潤下作鹹孔安國曰炎上作苦

孔安國曰曲直作酸孔安國曰從革作辛孔安國曰稼穡作甘

焦氣之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馬融曰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明作智聰作謀

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五曰司徒孔安

主徒聚斂六曰司寇馬融曰主七曰賓鄭玄曰掌諸八曰師玄

以禮義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二

月之所會也鄭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皇極皇建

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

馬融曰當斂是五福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

中正以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凡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

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凡厥庶

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外貞土

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而安而色曰予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時人斯

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母侮鰥寡

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

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

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

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作取罪而去也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

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於民母偏母頗遵王

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脩先王正義以治民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

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母偏王道

平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歸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極之傳言馬融曰王者當蓋極

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以近

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

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

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內友柔克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索隱曰內當為熒熒

和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將而誅焉高明

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

君也不言王者鬻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

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尚書

○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曰氣駱曰霧徐廣曰一曰溲曰被○索隱曰霧音

蒙蒙與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之用二衍貞鄭玄曰

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

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

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立時人為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疆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從龜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

為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

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

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暘曰隰曰

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為衆驗五者

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

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曰休徵

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

君政治則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爇順之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

時暘順之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爇順之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

諫則時 曰聖時風若 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 孔安國曰叙 曰

狂常雨若 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曰借常暘若 孔安國曰君行借差則常暘順之 曰

舒常暵若 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 曰急常寒若 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霧

常風若 孔安國曰君行霧則常風順之 王青維歲 馬融曰言王者所青職如歲蓋四時也 卿

士維月 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維日 孔安國曰衆正官之更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歲月日時毋易 孔安國曰各順常 百穀用成治用明 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 日月歲時既

君臣無易 則政治明 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

維星 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

兩 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愆天 六

極一曰凶短折 鄭玄曰未壽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 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 鄭玄曰愚懦不壯曰弱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

朝鮮 索隱曰朝鮮音朝仙地因水為名 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

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

其近婦人 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 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

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于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不黍之苗光悅也

覆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

為流涕 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

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二云欲襲成王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

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

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庸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

衍殷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為宋公

遷節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子雖為宋公猶微至

子衍乃稱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云未諡故名之宋公稽卒

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

熙立煬公即位濬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鮒○索隱曰譙周亦作鮒祀據左氏即濬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

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虢二十八年

年釐公卒子惠公觀立呂忱曰觀音古覓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

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列為諸侯二十

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

生魯相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

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

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

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

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

萬曆二十四年刊

宋世家八

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
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克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
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
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
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
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督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
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三

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民苦不
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
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
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
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
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
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
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
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
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歸宋十一

年秋潛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

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子蒙

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

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

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布國

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

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禦說是

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

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敵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襄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

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

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

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

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

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

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

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

鵲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鷦徐察之則退飛索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實石于宋五實星也六鵲退飛過宋都是當宋

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輿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

七年傳又云桓星不見是夜中星實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

年不與實石退鵲之事同此史以實石為實星遂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

宋都高而疾故鵲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

萬曆二十四年刊

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

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

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

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

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

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

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

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

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法以鼓不成列

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

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

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羊氏姜氏之女既是鄭女故云二姬叔瞻曰

成王無禮正義曰謂取鄭二姬也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

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

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夏襄公

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疎耳子成公王

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

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

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

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

公孫固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義曰世本云

殺成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

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

日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

翟緣斯於長丘曾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

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華徐廣曰

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

人周襄王之姊土嬭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詩是又襄夫人助

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子華元鮑因請得為右師昭

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華立是

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是

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相之

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四年春鄭命

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

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故怨馳入鄭軍故宋

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狸

又三書馬也○正義曰按又馬者裝飾其馬四伯匹用牽贖華元未

贖華元未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說編身目如黃金

馬四匹用牽

馬四匹用牽

馬四匹用牽

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
 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
 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
 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
 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城
 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
 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
 左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
 元帥黃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家一水名曰魚石

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

左傳曰魚石奔楚

平公二年楚共王拔

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

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

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

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

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

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

索隱曰按曼立音萬

景公十六年

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魋

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

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二十三年也三十

六年齊田常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

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

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

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啟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啟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

子端秦徐廣曰徐音端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

索隱曰周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

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子為十八年

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

隱曰紀年作桓侯壁其則壁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

箭驅呼辟蒙人止之移為有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恒名辟而前驅呼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

剔成肝廢其君壁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

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

晉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

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

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滑

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此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春秋譏宋

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以

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索隱

國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序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矣得述而美之斯謬說爾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

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爭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

義褒之也索隱曰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宋襄之有禮讓也

襄之也索隱述贊曰

殷有三仁

微箕紂親

一囚一去

不顧其身

頌美有容

書稱作賓

卒傳家嗣

或敘彝倫

微仲之後

世載忠勤

穆亦能讓

實為知人

傷泓之役

有君無臣

偃號桀宋

天之弃殷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

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箕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

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豕

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

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

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丐所云在周為杜唐

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周公誅滅唐成王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

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

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

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

音先縣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

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

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厲本作幅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

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

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

繼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

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獻

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四年

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十年

伐于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

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

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

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

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二年周宣王

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

侯十年周幽王無道大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

列為諸侯二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

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

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

沃號為相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相叔相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

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

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相叔相叔欲入晉晉

人發兵攻相叔相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

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相叔卒子欒代

相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欒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佈孝侯十五年曲沃

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

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

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與兵伐

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

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

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翼名陘廷與曲沃

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

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

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

賈逵曰韓萬曲沃相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

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栢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土克商封

文王異母弟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

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

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

齊栢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

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

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

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栢

叔孫也栢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栢叔初封曲

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

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二十九年而卒子獻

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

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程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韋昭曰西戎之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蔣說公曰故晉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

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蔣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

陽絳邑縣應劭曰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

晉曆二十四年刊

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

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

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

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

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

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

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

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

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

獻公作二軍

左傳曰王使驪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

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阪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

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

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太子不

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大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

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

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

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下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

賈逵曰辛廖晉大夫

屯固比入

吉孰大焉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

里克諫獻公

賈逵曰里克晉

鄉里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曰厨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伐太子守則從之從

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上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

也

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杜預曰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杜預曰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

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

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

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

賈逵曰不脩

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

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

佩之金玦

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

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

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

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也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

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

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

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

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

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

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

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

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

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闡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

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

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

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

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

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

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

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

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

萬曆二十四年刊

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

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葬

於新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

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肝二公子知

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

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為為為詭反為干偽反夷

吾以告公公怒士蔿為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

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相

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

者勃鞞韋昭云伯楚奇人物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

宦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袂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

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

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

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

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相莊之族乎相莊之族何罪盡滅之

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

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

縣郭東濟水南大家是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并伯白

也其城南有號公臺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并伯宛人也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勝以屈辱之

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

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

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二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

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帝昭曰冀芮重

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

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

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

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音

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

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田也內音納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耻前及弟女弟也二

十六年夏齊相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

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第但也毋如晉何

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

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

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

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

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世家九

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邠鄭晉大夫三謂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謂

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

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

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

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

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

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

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

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肯杜預云姓瑕呂名節生字子金邵芮正義曰邵成子即冀芮曰

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

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

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

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

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

霍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邠鄭使屠岸迎夷吾公子重耳於霍曰國亂民憂得國在亂治民在憂子蓋入乎

高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鬣拆有似禍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不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略也秦穆公

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
 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
 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
 權賈逵曰周卿士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
 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
 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
 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共太子申生韋昭曰
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

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曰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

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將以晉與秦秦將

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

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城

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

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

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葬

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克誅

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

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

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

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

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

公弗聽惠公之立信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

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

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畜流行國家代有救畜恤鄰國

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

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

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惠公屬往

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

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

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

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猶重柰何鄭曰秦

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

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

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

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馬坭夏陽北二十里今之

韓城縣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世家九

三

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

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繇靡大夫也號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

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

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

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

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翊臨而晉縣東有王城

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

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

亡父母不懼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

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

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

牢正義曰餽音饋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

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

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

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堂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

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音皮怨其衆數

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

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

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

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婦

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

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

子圍立是為懷公子圍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

內之子圍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

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

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

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正義曰欒郤此下無欒

枝郤欒之屬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

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

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

十一獻公十二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

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

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

之勃鞮一日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

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二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

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如音高鄒譚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得

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

正義曰直留反

叔劉以少女妻趙衰

生盾

索隱曰左傳云伐齊答如獲其二女以配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居狄

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

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

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

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

為可用與

索隱曰興起也非翟可用興起故奔之也

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

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

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蓋往乎於是遂行重耳

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稔二十五

年

索隱曰稔猶此也。二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

吾家上相大矣雖然妾待

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

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

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

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

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堅刁等為內亂齊孝

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

趙衰答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

其主其主乃殺侍者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趣行重耳曰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齊

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迭及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

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敬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其車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

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請馬法從遊不避三舍

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

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以從者皆國器此

大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

可輕易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

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

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曰臣曰季也

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

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

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急欲反國矣趙衰與重耳

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日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

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

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

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

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

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錫卻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

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一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

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

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

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大實開公子而子犯

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

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

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環壬

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

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

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

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

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

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

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

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

蒲翟乎且管仲射鉤相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

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

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責已乃

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

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

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

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祀晉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分隱曰龍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縣上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素隱曰河地上晉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上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内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

媾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

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盾之

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犖為右往伐冬正義曰犖出反又音受

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内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

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

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公子實守衛楚救

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

晉二十四年刊

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

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

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

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

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

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口

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

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

服虔曰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

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

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謂必戰既戰而後圖之

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

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

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憖也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

兵至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於踐

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俸官

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

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

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

虎賁大夫賈逵曰王子虎賁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桓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桓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占器名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自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父曰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

公雖復彌繚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諛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

鄙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辭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

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宣王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

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

國曰文武皆能詳慎顯用明德昭登于上帝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止

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

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四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

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

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

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言貪與晉戰讓責于王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
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
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
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
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
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
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
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
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

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四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

合諸侯而滅兄弟非謂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

行服虔曰晉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

右行與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此又異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

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

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

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

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繆公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

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吾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

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益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于襄

公歆立是歲鄭伯亦卒

鄭人或賣其國於秦

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之

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與

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三大夫成鄭杞子自鄭使告

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

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

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

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

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

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

之襄公墨衰絰賈逵曰變凶杜預曰以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

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

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

聞之謂襄公曰患去不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

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二年秦東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

取晉注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

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注也或者晉先取

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取故云取晉注而歸也彭何任郟陽北

汪不知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

志云王官故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

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

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

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

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

樂辰羸嬖於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

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

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之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

毋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

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

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軒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

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

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

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

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

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

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

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

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

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

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殺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

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

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友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

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晉使趙

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

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

靈公壯侈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

肺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

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

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

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徐廣

坂縣有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

雷首山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

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

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

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

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

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

晉書二十四年刊

縱鬻狗名敖

何休曰大
四尺曰敖

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

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

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

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

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

曰趙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

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

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

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

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
越境則

君臣之義絕可
以不討賊也

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

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

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

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

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

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索隱曰栢子
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

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

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

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

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

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
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
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智瑩
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
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
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
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
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
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

晉欲救之伯宗謀曰

賈逵曰伯宗晉大夫

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

解揚給為救宋

服虔曰解揚晉大夫

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

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
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
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晉使蹇衛
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
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
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
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
罷十一年春齊伐魯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

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

告急衛衛與魯皆自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

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

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

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

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

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

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

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

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軍賈逵曰初作六軍備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

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騅音佳謚文子也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

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

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

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

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

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

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

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

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相公夾河而盟

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二郤

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二郤郤錡郤犨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

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

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

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

於鄆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鄆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

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

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

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

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

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

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

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

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

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

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血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

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爲郤至奪豕也將誅二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

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二郤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二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晉遠曰匠驪氏晉外驂大夫在翼者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

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栢叔栢叔最愛栢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音與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僕舉

解狐解狐僂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僂可謂

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賈逵曰方會諸侯悼公弟楊

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賈逵曰悼公怒或諫公公卒

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二年悼公曰自吾用魏

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

取我爍索隱曰音歷釋例十四年晉使八卿率諸侯伐秦度

涇大敗秦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徐廣曰公問治國於師曠

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

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齊師敗

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索隱曰去晉追遂圍臨菑

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齊八年齊莊公微遣

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

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止公以其徒擊逞逞

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

也左傳逞其入絳與魏氏謀壯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

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

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

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

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

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鄆鄆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

公三十二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

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

怒告齊魯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

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夫雍晉昭公少子也

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栢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

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

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

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栢子共殺知伯盡

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

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

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王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

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

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

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

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

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一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栢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

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

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

魏武侯以栢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栢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別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也同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難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栢莊

獻公昏惑

太子胤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四卿侵侮

晉祚遽亡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謂此解為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

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
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

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其長一曰昆吾。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故昆吾國也。二曰參胡。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三曰彭祖。虞翻曰：名惠連，是為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四曰彭祖。彭祖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祖，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四曰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

會人

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鄆人。求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鄆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卜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也。五

曰曹姓

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音聲也。昆吾氏夏

之時嘗為侯伯

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生

穴熊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

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

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

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

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穎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巴東

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

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

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音與但與直

同字亦作直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

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

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揚粵索隱曰有本作揚零音以地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揚粵名也今音越讓周作揚越

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鄂州河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

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袒地中子

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藜紅音贊紅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藜紅恐非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曰

執字越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

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母康早死

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

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弒古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註案

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熊延生熊員乃熊勇六

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

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

次子叔堪索隱曰堪一作湛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俊反熊嚴卒長子伯

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

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

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而少弟季徇立

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

徇卒子熊罥立索隱曰罥音鄂亦作罥熊罥九年卒子熊儀立是

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

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菌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詢立徐廣曰詢音舜○索隱曰

按玉篇詢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為蚡冒索隱曰古

本蚡作蚡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

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

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

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

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

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在義陽隨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武王卒師中而兵罷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隨曰我無

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

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
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
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
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
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
丘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鄆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
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
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
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
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陵鄉即黃長
房投竹成龍之陂因爲鄉名也
子文王熊莫立始都郢正義
曰括地志云都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
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
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

故郢城是也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
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

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
里古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

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

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
羆古艱字是爲杜敖索隱曰杜作
壯側狀反

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紆粉反
左氏作顛紆頻反惲奔隨與

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

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

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山也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

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

伐許

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

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

黃

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

六年滅英

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云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

往襲辱之遂行至孟

音千宋地也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

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

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

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二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

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

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在濟州

東阿縣東二十里

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

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

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生急於晉晉

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

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

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

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

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逢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

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子商臣商

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

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正義曰芊上爾反怒

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

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于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

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

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能掌難熟羹又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

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

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

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

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

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

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

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

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

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

萬曆二十四年刊

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觀兵於周郊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周陳兵示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

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

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戰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也足以

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

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

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

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

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鄭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

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雒北山名音甲鄭謂因厚鄛故以名焉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

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

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威舒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新城也十六年伐陳

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

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

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

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

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

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

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

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

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以伐我

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

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二年莊王卒子共

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

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

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二十

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

音雲左傳作囂是為邲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哲

棄疾邲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

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

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於邲謂之邲敖遂殺其子莫及乎

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

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

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

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

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

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

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

已明且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

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

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

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

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

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

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

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

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以為分其子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

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

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

露藍葦

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葦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葦言不敗壞其葦藍葦然也

以處草莽跋

涉山林

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至事

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齊王舅也

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

至且及魯衛

王毋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自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其田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

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公吾大城陳蔡不羹

帝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賦皆子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良哉靈王喜曰析父豈言古事焉

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

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

索隱曰僂厚也

殺蔡大夫

起

索隱曰起音官觀姓起名

起子從亡在吳

索隱曰從音才松反

乃勸吳王伐

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

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

比見棄疾與盟於鄧

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三十

五里樓在古召陵
西十里是也

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

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

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

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

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

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

人服虔曰聽國
人欲為誰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

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

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
鄢也杜預曰鄢

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
鄢州北五里南去荆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

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
州義青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

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偩山中野人莫

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中滄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

食三日矣銷人曰新土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

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上自代

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

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
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

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

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
亥王縊于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長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

卷之二十四年刊

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
 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
 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
 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
 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
 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
 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
 弑兩主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
 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
 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嚴度曰五率蕩侯潘子平王謂觀

從恣爾所欲欲為上尹王許之嚴度曰上尹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陰

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大室之庭杜預云六室祖廟也召五

子齋而入康王跨之嚴度曰兩足各跨一靈王肘加之子

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

長立至其子失之圖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

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

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十一

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杜預

曰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杜預曰

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憂而動

可謂無謀矣

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矣

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王

虐而不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

正義曰方城山在許

州葉縣西十八里也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

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辛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

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

亦是乎

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

相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

有晉國以為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十皆齊之正卿

從善如流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

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賈逵曰子餘趙衰

有魏燮賣佗以為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

有

樂卻狐先以為內主

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正義曰杜預云謂樂枝卻穀狐突先彭也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

正義曰以懷棄民故臣

相從而歸心於文公

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

卒立者棄疾

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言之杜預云

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棄疾季也

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

費無忌如秦

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傳作無極極忌聲相近

為太子建

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

蔡也即陽之女奔之太子建杜預曰鄂蔡邑也即古覓反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

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

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

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

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

太子建居城父守邊

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成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

父縣也又許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

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頓

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

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

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

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

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

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

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
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
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
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
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
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
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
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
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

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

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二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人畏吳復修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

卑梁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

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

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

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

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二年城郢一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

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

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

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

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父子與郤

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

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瓦左誅無忌以說眾

眾乃喜四年吳二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奔

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

南百三十二里偃姓皋陶之後所封也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

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今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

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

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

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

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昭王亡也至

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郢正義曰定音秦鄭

州安陸縣城本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

春秋時鄭國城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

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

七里立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

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

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

吳隨人卜于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

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

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

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

偃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

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

吳復伐楚取番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今為鄱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郢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於城在

東五里乃楚國故昭王徙都郢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云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舊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

國應劭云古頓子國難姓也遷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滅胡杜預云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

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

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

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

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

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

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

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

馬曆二十四年刊

水楚境內也河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

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

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

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

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

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

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

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

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

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

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鄢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

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

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二十二里褒信本漢鄢

縣之地後漢分鄢置褒信縣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

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

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

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

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

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

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 惠王母越女也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

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

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疆陵齊

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

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

四十二年楚滅

蔡

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

四十四年楚滅杞

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

與秦平是

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

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

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八年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

子聲王

正義曰諡法云不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

能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云乘丘在

年表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

四十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

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

楚厚賂秦與之平二

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

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

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索隱曰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

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

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

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

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湣嘗君父田嬰

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以滅越而伐齊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子嬰同族盼子者有功於國

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

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

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搏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

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

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鄧州新野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

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

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

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後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

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

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

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

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

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

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

足

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
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
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

索隱曰冠如字

今文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

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
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正義曰徐

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

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

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
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

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

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闢之廝者亦無先

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

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是以敝邑之王不得

事王而今儀亦不得為門闢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

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

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

○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

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璜

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
 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
 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
 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
 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
 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
 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詐醉墜車稱病不出
 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
 士東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

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
 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
 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
 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謂商於之地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
 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
 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
 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
 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

萬曆二十四年刊

藍田

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

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

因一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

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

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

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

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

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

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

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

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

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

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

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而秦

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以故尤

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

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

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

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

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

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楚世家十

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

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

非二十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

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

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

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

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

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

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

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

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

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

為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

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

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正義曰婿父為

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

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

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

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

謂曰婚姻兩婿相謂曰婿

正義曰婿父為婿婿父為婿相

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

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渭城

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

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

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

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

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

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

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宣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

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

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

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南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

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

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六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

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

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

義曰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

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

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

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宣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伊闕山在洛州南十里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

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

徐廣曰呂靜曰

鷲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鴈也鄒誕鷲音慮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

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

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

魯韓魏者青首也

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

鄒費邾邳者羅鷲也

索隱曰鄒

費音鄒秘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索隱曰以喻下文秦

類等十一國故云六雙

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

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索隱曰

曰夕猶昔也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

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

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

索隱曰還音惠透也射音石○正義曰圍音語城在汴州雍丘

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鄆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還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燕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

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

臺徐廣曰績繫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績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結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鄰國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

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磨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磨磨音

波○索隱曰磨音作射喝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

一音播傳音附射喝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

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獨音畫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此齊也還音惠

選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選蓋覆便無飛走之路國以長城為防也

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龍云太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宛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蘇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贏姓於莒始都計斤春秋時徙都莒也

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

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

之西則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山之北黃河之南盡舉收於楚而太山

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定從約也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北亦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伏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言燕無山河之限也三國布抵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燕也抵式鼓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

漢曆二十四年刊

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

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

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

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

可復得而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鄙塞徐廣曰或以為冥今江夏

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

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

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

利奮翼鼓祗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

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名與語遂言曰夫先

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

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

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

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

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

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

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于天下

大國不親以衆脅

萬曆二十四年刊

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

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

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

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

晉二十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

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自韓以圖周此天下

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楚

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

多有之言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必

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

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

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

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離

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

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虎皮人之

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

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關六真

以高世主

索隱曰翽亦作翽同音歷三翽六翼亦謂九翽也空足曰翽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報

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徐廣曰屬沔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

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

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二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

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

七年使二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

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二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

納州于秦以平

鄆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

甲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

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

命曰

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

萬曆二十五年刊

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
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
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
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三年秦
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
將王翦破我軍於蕪索隱曰機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
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
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
滅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
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
亡憂為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索隱曰
幾音祈

索隱述贊曰

鬻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葦路蓋繆	及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伐申	成亦赦許	子圍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姦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虜	頃襄考烈
祚衰南土		



